

龙潭记





2 034 3761 9

龙潭记

郭澄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旧社会劳动群众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长工的儿子梁永生一家从农村到城市、从关里到关外颠沛二十几年的苦难经历的描写，展现了旧社会阶级压迫的真实情景。作品描画了比较广泛的生活画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从德州农村元宵节和新婚之日的民间风俗，到杨柳青街头上的人情冷暖，从天津的茫茫大雾，到大兴安岭上的银色世界，作者都以他简洁而有力的文字作了生动的描绘，使人读起来留下鲜明的印象。

龙 潭 记

LONG TAN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7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8}{8}$ 插页 2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6,800

书号 10019·3800

定价 2.00 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潭不在深，有“龙”则灵。

——题记

目 次

第 一 章	闹元宵·····	1
第 二 章	灵堂栽赃·····	17
第 三 章	闯街喊冤·····	31
第 四 章	龙潭桥别妻·····	44
第 五 章	德州内外·····	59
第 六 章	苦上加苦·····	76
第 七 章	难中遇难·····	87
第 八 章	授刀传艺·····	99
第 九 章	大闹黄家镇·····	118
第 十 章	夜袭龙潭街·····	128
第 十 一 章	古庙许亲·····	140
第 十 二 章	新婚喜日·····	155
第 十 三 章	姓“穷”的人们·····	166
第 十 四 章	“公审”闹剧·····	180
第 十 五 章	三条船·····	191
第 十 六 章	杨柳青投亲·····	205
第 十 七 章	卖子救夫·····	218
第 十 八 章	天津街头·····	232

第十九章	怒打日本兵	245
第二十章	风雪关东路	257
第二十一章	逼进兴安岭	272
第二十二章	打虎遇险	287
第二十三章	下山找党	300
第二十四章	重返宁安寨	313
第二十五章	杨家遭劫	331
第二十六章	龙潭卖艺	346
第二十七章	月下磨刀	357
第二十八章	坟前叙旧	363
第二十九章	血染龙潭	377
第三十章	夜奔	392
第三十一章	村野小店	408
第三十二章	三岔路口	423
第三十三章	走延安	440
后 记		455

第一章 闹元宵

元宵节来到了。

听说，过元宵节的风俗，地面很广。在别的地方，元宵节也不知是怎么过法；在这龙潭街一带，元宵节是个灯节。

天刚擦黑儿，家家户户就吃了晚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闺女，小媳妇，全跑到街上来了。满街筒子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过节心盛的娃子们，在人空子里挤来串去，东奔西喊，蹦蹦跖跖，跳跳趑趑，尽情戏耍，拼命撒欢儿。

这是一条南北街道。

贫与富，在街心筑起一堵无形的高墙，把街东街西，分成了两个世界：街东，净些土房茅屋，大都破破烂烂；街西，一片清堂瓦舍，全是深宅大院。

每年元宵夜晚，街道两边，都顺街拴上麻绳，绳上挂满灯笼。往年，街西的灯景，年年胜过街东。灯笼不光多，而且很讲究。日头刚落窝儿，就有专人把那些奇形怪状的灯笼挂好，点着，大显其荣华富贵。因此，在街东穷人中，传开一首民谣：

元宵逛灯朝西看，

灯笼要把绳压断。

一烛灯火一汪血，

财主过节咱过关！

街西的灯景胜过街东，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街东净是穷人，家家缺吃少穿，人人千愁百虑，谁有闲钱去买灯笼？谁有闲心来逛灯景？

可是，今年的灯景，却很反常——街西远不如街东。

莫非说，街东穷人的光景，今年好于往年？不！

今年运河决口，土地减收；加之房捐地税，兵抢匪劫，直逼得黎民百姓，上天无梯，入地无门。大家富户，乘荒年暴月，投机取利，大发横财；穷家小户，倾家荡产，舍儿卖女，离乡背井。

这年头，卖汗水的找不着买主，要饭吃的谁肯打发？

有的人，含着一口谷糠咽了气；

有的人，攥着一把茅根死在闯关东的路上。

近日来，这龙潭街头，竟设上“人市”——三岁的娃娃只换一斗高粱！

怪哉！穷人的饥苦已到这般地步，他们为啥反倒大过灯节？按说，这事儿是有点费解。可这龙潭街上的人们，却没人感到奇怪。看他们那心照不宣的表情，好象谁也不说谁也明白。特别是那些一根肠子闲半截的穷人，过灯节的心气儿更高得出尖儿。今年领头闹社火的，几乎全是他们。

龙潭街的尽北头，有座关帝庙。

这关帝庙，是见年闹社火化装、排练的场所。

今天傍晚，头一个走进关帝庙的，是外号白眼狼的大财主贾永贵的长工梁宝成。梁宝成，这条一戳四直溜的汉子，长得敦敦实实，五大三粗，坐下好象蹲门石狮，站着犹如半截铁塔；两只大手宛如一对小蒲扇儿，据说一巴掌能搥倒毛驴；说起话来嗓似铜钟，生上气来喊声如雷。而今，他哼着大口梆子腔，晃着膀臂，跨着大步，咚咚咚，径直地朝向关帝庙走着，踩得大地在他的脚下发抖，身后带起一股小风。

庙堂的庭院里，骑门夹道有两棵参天古松。松树上，挂着一对围灯，把暮色昏沉的庙庭照得通明。一位穿着补丁山棉袄的老汉，正哈着腰扫天井。

这位老汉，是白眼狼的佃户，名叫常明义。

十年前，也是一个元宵节的夜晚，白眼狼的“大哥爹”贾永富上门逼租，硬把明义的妻子逼上屋梁，并霸占了他的宅子。打那，常明义就抱着他的老生儿子常秋生，住进这关帝庙的一间耳屋。十年来，每到元宵夜晚，常明义就闭门不出，歪倒炕上落泪。每到这时，白眼狼就领着“腚后跟”来到庙上，在院中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又扭又唱，成心要把明义气死！每到这时，梁宝成也来到明义的屋里，和他谈天说地，帮他消愁解闷儿。

今几个，梁宝成跨进庙门后，见常明义打破了闭门不出的十年常规，点上围灯又扫天井，他初而惊，继而喜，就凑过去逗了个闷子：

“嘻嘻，明义哥，今几个这是太阳从哪出哩？”

明义一见宝成来了，立刻喜上眉梢，也就劲儿打哈哈说：

“嘿嘿，你来得这么早班，是叫哪阵风刮来的喃？”

说着，两人的视线碰了个头儿，都会意地笑了。

宝成爹在世时，欠下了白眼狼的阎王债。这还不清的阎王债，不光把梁家的亩半坟地滚进去，还把宝成逼进贾家当了长工。梁宝成这条只有间半草房的穷汉子，是个“宁饿死，不愁死”的乐天派。有时候，家中的锅盖张不开口，他照样唱他的梆子腔。因为这个，村里元宵闹社火，见年少不了他。今年，他闹社火的兴头子，更是高得出眼——不光来得早班，而且当了“总管”。这时常明义嬉笑着说：

“大总管呀，派我个差吧？”

“再抬起你那老行当来呗！”

“打鼓？”

“是呀。”

“不！”

“咋？”

“你这徒弟已经出师了，我这当老师的能夺徒弟的饭碗？”明义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来个‘散灯老人’吧？”

“中！”宝成点点头说，“正缺这么个脚儿哪。”

这对同命相连、心心相印的老朋友，嘻嘻哈哈地说着，笑着，走进明义的屋去。

这个小耳屋间量不大，又是锅台又是炕，再加上破坛烂

罐儿，几件旧家具，把屋里摆得挺满挺满，简直快下不去脚儿了。炕根底下放着个火盆。火盆边上炙着两块红薯。他俩进了屋，坐在炕沿上，唠起闲话来：

“咦，秋生呢？”

“撂下饭碗就让永生拽走了——谁知那俩野小子钻到哪里玩去啦！”明义就手拿过烟簸箩儿，递给宝成又说：

“哎，听说白眼狼要买你那块宅基，真的假的？”

梁宝成一边装烟一边说：

“嗯，是有这么个风声儿。”

常明义把红薯翻了个过儿，又说：

“他要买，也就是给你仨瓜俩枣儿，落个‘买’名就是了……”

梁宝成往前就一就身子，在火炭上抽着烟，愤然说道：

“可我姓梁的没有那么好说话！”

常明义从箢篱里又拿过一块红薯，炙在火边，叹了口气说：

“我那宅基，当初不也是不卖？后来怎么样？不是白白地叫那孬种霸去了？”

“你忒软和儿。我不能济着他抻揉！”

梁宝成从席篓子里拿过一根木头样子，放在膝盖上一擦两截扔进火盆，然后伸开他那洪亮的嗓门儿，铜声响气地又接着说：

“准要有那一天，我跟他上大堂……”

“归官司？”

“嗯喃！”

“趁早甭搭那瞎仗工夫！”

“咋的？”

“象咱这样的脑袋瓜儿，能搬倒人家？”常明义掏出一把鱼刀子，把炙熟了的红薯一剜两开，一半递给宝成，又说：“俗话是实话——县令县令，听钱调用！”

宝成拔出嘴里的烟袋，在炕帮上狠狠地磕了两下儿，把脖子一横，不以为然地说：

“哼！县里打不赢，我跟他上州！”

“州里再打不赢呢？”

“上府嘛！”

“唉！叫我看呀，你就算打到宣统皇上那里，还是脱不了输的！古语道：穷人告状，白跑一趟！”

“衙门口儿是有砖有瓦的地界儿，只要有理，还怕讲不倒人？”宝成越说嗓门儿越高，“要是官家真的不给我做主，我就跟白眼狼那个狗日的……”

常明义一腩下巴颏子，

“嘘——！”

梁宝成知道这是一向多虑的明义哥，嫌他的嗓门儿太大了。可他并不在乎，依然高声大噪地说：

“咱除了这罐子血还称啥？穷到这步田地了还怕个屁？大不了把这罐子血也倒给他到头儿了！”

“唉——！”常明义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思忖了一阵子，然后绵言细语地说：“宝成啊，我知道你是条直肠汉子，也喜

欢你这个鲠直脾气儿。不过，如今你是撂下三十往四十上数的人了，肚子里也得学着长点穿花儿呀！眼下没你爹了，一家妻儿老小的全指着你扛大梁哩。要是心里没个小九九儿，来不来的就要恁脾气，万一有个闪腰岔气，你这一家巴子不就瞎锅了？”

梁宝成轻轻地点着头。

那盏闪闪灼灼的豆油灯，火光越来越小，眼看就要灭了。常明义掐了一根簪帚苗，挑了挑灯草，又语重心长地说下去：

“宝成啊，你成天价在白眼狼的身边转，可得长点眼力呀！白眼狼那个为富不仁的孬种，心眼子长到肋条骨上了，除了人事儿，他啥事儿干不出来？你要一时提防不到，兴许会叫他谋算了。”

梁宝成一边吃着红薯，一边忽闪着长眼睫毛沉思了片刻，最后心悦诚服地说：

“嗯，老哥说得对。”

“往后儿，遇事别发急。要前思思后想想，从长计议。”明义说，“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中，听老哥的。”

屋里沉静了一霎儿。

梁宝成又说：

“白眼狼那个狗杂种，是把笑里藏刀赶尽杀绝的老手儿。他那挂黑心肺，比蝎子尾巴还毒哩！我揣摸着，他跟你那盘棋还没走到头儿呢，大哥也得加点小心。”

他俩在屋里说着话儿，院中人声鼓噪，笑语喧哗。

忽然，杨大虎从门口探进半截身子，朝屋里头望了望，向梁宝成说：

“宝成叔，人到得差不离了。”

“好。”宝成站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向明义说，“咱别瞎叨叨了——去看看吧！”

明义吹煞灯，掩上门，随在宝成身后走出屋子。

屋外，夜风萧萧，星宿满空。

闹社火的人们，正就着灯光搽胭抹粉，描眉打鬓。梁宝成忽而东，忽而西，指点指点这个，拨弄拨弄那个，张张罗罗忙了一阵，直到各种脚色都扮好了，这才消停下来。

社火出动了。

梁宝成把那关得严严的庙门一敞，社火队摆成一溜长蛇阵，锣鼓喧天地开进街来。前头用一对狮子开路，各种脚色都踩着锣鼓点儿，走着俏步儿，浩浩荡荡，鱼贯而行。引得看热闹儿的观众，可街满道，摩肩接踵，挤挤擦擦，水泄不通。

饰扮“散灯老人”的常明义，走在社火队的最前头。

他左手提溜着浅筐，筐里盛着用碎棉籽拌成的油火；右手拿着一把铁铲，每走两步就把一铲油火放在路心。一条火龙紧随其后，慢慢腾腾向前爬行。

明义老汉手在除火散灯，嘴里还念念有词儿：

“除一铲，又一铲，老天爷爷睁开眼……天有神，地有灵，恶人总有恶报应……”

元宵散灯，每年一次，相沿成风，比比如是，没啥新花样儿。因为这个，大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它。只有那些好奇的娃子们，时而追着灯光又跑又喊，时而围着灯筐打转转。

突然间，哇的一声，常秋生哭开了。

秋生是让白眼狼的大儿子贾立仁打哭的。贾立仁这只狼羔子，又肥又矮，两只嘟噜腿活象肿炸腮。也不知他找了个什么碴儿，上来就给秋生一杵子。常秋生虽打不过他，可并不示弱。他一面跟狼羔子拼命撕打，一面连哭带骂：

“白眼狼，狼羔子！狼羔子，白眼狼！”

秋生一骂，刚被大人们拉到一边去的狼羔子，又揎拳捋臂扑过来。

正在这时，从人空子里霍地闪出一位少年。

这少年，细腰杆儿，扎膀头儿，既魁梧，又英俊；一张上宽下窄的漫长四方脸上，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梢向上翘着，再配上那对豁豁亮亮、水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楞楞的精神。

他，就是秋生的好朋友、宝成的独生子——梁永生。

梁永生，今年十岁。可要看个头儿，你得估他十二三。这时候，他见贾立仁正走在火堆边，就把一个爆仗悄悄扔进火里。

咣的一声，爆仗响了。

油火腾空而起向四外飞溅，进了狼羔子一身火星。

孩子堆里又蹦又笑又拍呱儿，大人群里也腾起一阵笑浪。人们都在边笑边瞅自己的衣裳。

狼羔子更加火儿了。他手忙脚乱地拍打一阵身上的火星，接着咋咋唬唬地扑向梁永生。

梁永生望着狼羔子捋胳膊挽袖子、扬风扎毛的劲头儿，紧握双拳，昂首而站，摆出一副不容轻薄、切莫冒犯的气概。迨那狼羔子凑近时，他只轻蔑地一笑，尔后又以嘲笑的口吻说道：

“嗨！想打架吗？是身上刺挠了？还是活腻味啦？”

大狼羔子贾立仁是个怂包。他虽比梁永生大两岁，可他自知抵不住永生。现在他一见梁永生这膘膘楞楞的威势，又见常秋生凑过来准备助战，吓得浑身酥了骨，活象个着了霜的麻叶，蓦地蔫蔫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白眼狼过来了。

这个家伙，三十来往岁数，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白孝帽子。他虽穿得挺阔气，长得可不争气。看其身形，就象条长虫投的胎——尖头顶，细脖颈，溜肩膀，水蛇腰，两根胸细精长的罗圈腿儿，约占身长的三分之二；一条干豆角儿般的小辫儿，在后脑勺上蜷蜷着，至多不过一拃长。再观其面目，更是三分象人，七分象鬼。那张瘦驴般的长弧脸上，七个黑窟窿本来就摆得不正当，现在一生气，又全挪了窑儿。这副脸谱儿，叫那黄表纸般的面皮一衬，简直象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尸壳。

白眼狼来到近前，扯开公鸭嗓子冲着狼羔子结结巴巴地吼叫起来：

“混、混蛋！净、净跟人家打仗，给我滚、滚蛋！”

他一面吆喝，一面用那对白色多黑色少的三棱子母狗眼儿从深坑里朝外乜斜着人群，好象在对人们说：

“瞧，我贾永贵多‘仁义’呀！”

可是，周遭儿的人，没谁理睬他。

一对呲牙咧嘴的大狮子，摆头甩尾地扑过来了，差一丁点儿把白眼狼撞倒。他趑趄趑趄向后倒退着，吭噎一声倚在猪窝上。

挤在路心的人疙瘩，也一哄而散靠向路边。

引狮子的人，是年方十七岁的杨大虎。他头上罩着块白毛巾，脚下穿了双踢死牛的老铲鞋，从头到脚一身短打扮儿；左手举着红绣球，右手舞着一口刀，忽而拉个把式架儿，忽而打个旋风脚，引得一对大狮子围着他扑扑棱棱闹故事。

这位“引狮猎郎”杨大虎，是铁匠杨万春的骨肉。

十三年前，杨万春在村里领头闹过义和团。后来白眼狼勾通县衙把他掐入大狱折腾死了。杨万春在世时，闹社火引狮子这个脚色，年年都是他的活儿。杨大虎这个后生，人穷气不馁，如今接过了爹爹的红绣球，又引上狮子了。

狮子过去了。

高跷上了场。

这个高跷队，阵容真不小，净些壮汉子。其中有：长工的儿子黄大海，月工的儿子王长江，佃户的儿子房治国，店员的儿子庞安邦，石匠的儿子唐峻岭，瓦匠的儿子汪岐山，摊贩的儿子乔士英，羊倌的儿子李月金……前前后后要有二十几号人。